

技术本质的隐喻理解及其微观解释

倪 钢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 隐喻方法的重要性使我们想到以隐喻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已有的技术本质研究。采用隐喻方式来解读技术的本质普遍存在于技术哲学研究之中。技术本质的隐喻理解给我们提供了探讨技术本质的广阔的语境。“过程论”的技术本质研究表现为一种理性隐喻方法,沿着这种方法所指出的路径,我们有可能深化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由对于生产过程的技术现象的宏观分析转入消费和商品审美过程的技术现象的微观分析,使我们给出了技术本质的微观解释。

关键词: 技术本质;隐喻;隐喻理解;微观解释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6 - 0075 - 04

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学者们对于技术问题的看法的差异不是由于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同,而是由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隐喻来理解技术问题。隐喻式的技术解读范式,一方面造成了不同的技术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技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不同看法。学者们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关注,并且在技术相关的研究中比较深入地探讨隐喻导致的相关问题。例如,一位研究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方面的著名学者伊安·麦克劳林(Ian Mcloughlin)在其《创新性的技术变化——技术与组织的形成》一书中指出了隐喻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正如 Clegg 和 Gray 看到的那样,隐喻是不可避免的和有用的,没有隐喻我们会无法了解我们所知的东西”。^[1]

隐喻方法的重要性,使我们想到以隐喻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已有的技术本质研究,因为技术本质问题是技术哲学最具特色的难题之一。我们发现,采用隐喻方式来解读技术的本质普遍存在于当前的理论研究之中,并且在实践领域内,技术的隐喻解读也是经常发生的。

下面,我们从隐喻的概念讨论开始,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本质是隐喻性表达的”观点。提出“理性隐喻”的概念,并以此分析“技术过程论”对于技术本质的解读方式。我们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信息技术的二个特例(电子邮件 e-

mail、数码摄影 digital photography),提出一种技术本质的微观解释。

一 隐喻概念解读

什么是隐喻?“隐喻”一词历史悠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它已成为无数学者的研究对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隐喻,几乎与人类的意识的出现同时发生,这一点可以从古人类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说明。例如,美国的 Gardner 和 Winner 于 1988 年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儿童的隐喻能力发展过程。^[2]儿童的早期思维方式就是隐喻的这样一个理论判断,使我们认识到,在后来发展起来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能力并不优先于隐喻思维能力,因此隐喻思维是最具魅力的思维形式。对于隐喻思维形式的特点,学者们有过深入研究,非线性、创新性、自由性、认知性等是其主要的特点。^[3]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运用得最普遍,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艺术史与文学史中的具体案例得到证明。关于隐喻的一般性的定义,有学者指出:“从狭义上来讲,隐喻指的是语言中某些语词的特殊用法,往往是事物 X 的名称用以指称 Y 事物;从广义上来讲,隐喻则可以指概念化的及再概念化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所有思想都是隐喻性的。隐喻的本质就是创造性

【基金项目】 辽宁省教育厅重大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企业的‘文化支持力’的体系结构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项目编号:202114540)

【收稿日期】 2004 - 08 - 16

【作者简介】 倪 钢(1965 -),男,辽宁沈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技术管理学、技术美学。

和开放性的”。^[4]隐喻方法在现代发展了多样性的形式,单纯从语言修辞学角度讲隐喻,大概包括:明喻(simile)、转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引喻(allusion)、反语(irony)、讽喻(allegory)、谚语(proverb)等形式,由此看到隐喻表现的丰富性。隐喻方法已经拓展到语言之外的其它场域,如哲学隐喻和科学隐喻。

那么,隐喻作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法和理论方法,它的特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著名学者雷考夫(Lakoff)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隐喻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能够进行抽象的概念理解和抽象的推理。第二,通过隐喻能够理解最普遍的及最深奥的科学理论。第三,隐喻从根本上说不是语言的,而是概念的。第四,隐喻的语言是表层,它是对深层概念层的表达。第五,隐喻理解建立于非隐喻理解的基础上,我们的概念系统具有隐喻的和非隐喻的部分。第六,隐喻帮助我们运用某种具有结构的更具体的主题,并因此而理解没有结构的或者其本性就是不可具体化的主题。^[5]由于隐喻的上述特质,决定了它被学术研究所采用。当然,不同学术领域对于隐喻的运用是有自身特点的,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本可以展示隐喻的表现形式,如,尽管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不同的理论主题和言语方式,导致了完全不同的隐喻方法的采用,但最终却在语形、语义和语用等语言学方面表现出隐喻的某种共性,因此可以说,基于文本的隐喻形式是发现隐喻思维方法的重要途径。下面,我们就结合技术哲学研究的文本来说明:技术本质是隐喻表达的。

二 技术本质的隐喻表达

技术哲学研究中体现隐喻方法的案例很是普遍。一些学者把技术看成“黑箱”,因此,以系统论的方法来研究技术概念。一些学者在研究技术创新问题时,利用隐喻方法来研究,如,把技术创新当成信息过程来分析,把技术演化当成生物学意义的演化来理解。一些学者针对技术相关的具体问题采用相关学科的方法,以隐喻的方式展开学术讨论,如,对技术社会化问题采用的社区分析方法,等等。

除了在技术哲学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使用隐喻方法之外,学者们在对于技术本质的解读方面也经常性地运用隐喻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表达并没有达成统一,这可以看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成熟,也可以看成技术哲学研究的希望。因为只有不确定才有研究的需要,理论的认同既是理论的希望也是理论的终结。

技术哲学家们对于技术本质的解读在一定意义上运用了隐喻思维或隐喻方法。如,在哲学方面,海德格尔把技术理解作为一种“座架”;在社会学方面,J.埃吕尔把技术理解为“通过理性得到的方法整体”;在人类学方面,梅森把技术理解为“人的解放”;在历史学方面,芒福德把技术看成“机器”;在心理学方面,荣格把技术理解为“心理格式塔的手段”;在工程哲学方面,拉普把技术看成“延长了的器官”;在后现代研究中,波哥曼把技术看成“器具方法范式”等等。技术概念研究表现的“手段说”“技能说”“知识运用说”“工具说”“劳动

说”“器官投影说”“总和说”等定义方式,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某些隐喻的意味。

在这里,我们打算对上述理论或观点的隐喻性进行评论,因为本文写作的动机并不是评价隐喻方法在技术哲学研究中的合理性,我们的想法主要在于提出一种技术哲学研究的视域,并且试图说明隐喻方法对于技术哲学研究体现的魅力。因为科学隐喻已经开始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发生重大影响了,技术隐喻是否也应当成为一种理论创新的空间?对此,我们应当有信心。下面,我们选择中国学者所倡导的“技术过程论”作为一个技术本质观的案例,分析这个理论的隐喻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隐喻”的概念,说明技术本质探讨中运用的隐喻不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反思的理性隐喻。

我们可以通过对“技术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的分析来说明理性隐喻。1981年,中国学者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的论文,本文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尽管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提出之后面临某些疑问,但是这一理论的创新性是明显的,它改变了对于技术本质的静态的分析模式,采用了动态的把握方式,因此,“技术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是别具一格的。正如过程论提出者所指出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技术这一事物也应如此。不仅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现代的技术现实也是这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提出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与其说这是定义技术,不如说这是换一种研究视角来追问技术的本质和属性。”^[6]

我们认为,技术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也是一种隐喻式的技术本质解读。因为这种观点把“技术”隐喻为一种“过程”。为了说明这种隐喻,我们首先给出一个表格(表一),这个表格使我们看到隐喻中存在的“隐喻对”。按照这个直观的隐喻表格所提示的隐喻的形式结构,在技术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中,“技术”就是一个隐喻的本体(或者叫“本事”“源”“话题”“意义”);而“过程”就是“喻体”(或叫“喻事”“目标”“载体”“语境或文本”。见附表一。

通过这样一个隐喻的直观形式,我们发现,关于“技术”本质的过程论解读,实际上就是一种在“过程论”的语境中分析技术所表达的本质属性的一切方面,这样,就把一个抽象的技术转化为一种过程来描述,因此,技术的各种属性就在“过程”的描述与分析中得到了解释和理解。

但是,作为“技术”喻体的“过程”同样面临一个感性的描述与理性分析的问题,于是,即使在“过程论”的语境中,也面临一个“过程”的隐喻问题,因为过程可以是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工程的、心理的、审美的、生产的、消费的……,因此,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还要确立其过程的指向对象。我们发现,其实,很多人以过程论解读技术的本质,并没有从一种抽象的过程去理解,这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到认识的思维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从“生产”过程的宏观域来讨论技术本质的。例如,从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出发,学者们对于技术“黑箱”进行了解构,提出了技术形态的划分体

系,并以此来指导技术创新的研究。

三 技术的理性隐喻与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

以生产过程为语境探讨技术的本质的理解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理性隐喻”的具体体现。所谓“理性隐喻”是指,隐喻中的对象不是以可以感性体验的“喻事”为描述或分析的对象,而是以一种理念或者以一种抽象化的概念为“喻事”,“过程”就是这类“喻事”。从隐喻的形成过程来看,理性隐喻的难度要远远地高于一般隐喻。对于一般隐喻,易于理解,如,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在一出戏剧中写过一个名句:“死就是睡眠,无他。(To die is to sleep, no more)”这样一个隐喻很直白,虽然它也有很深刻的思想性,但它属于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而不是理性隐喻。在哲学史上,有人提出这样的命题:“人就是机器”,这个隐喻也是一种直观的文学化的隐喻形式,因此不能算理性隐喻。

理性隐喻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结合格兰特和奥斯威克(Grant and Oswick)的观点谈点看法。这两位学者是在分析技术与组织变革的关系时,谈论隐喻的作用的,他们认为,隐喻在下列三个方面展示了它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第一,隐喻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们对于“原来社会现实”的认识的某些观点,可以被转移到对于这个替代性的现实的分析方面。第二,隐喻能够促进新知识的获得,并促进组织中的个人、群体等面对新的现象时学会应付。第三,隐喻可以被用作一种“考察的工具”,不论是在组织理论的理解方面,还是对于组织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面,隐喻都提供了研究方法。^[7]概括地说,隐喻的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就是:第一,它提供了一个探讨问题的对象和理论空间;第二,它提供了知识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第三,它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思维和实践的方法和工具。联系“技术过程论”对于技术本质及技术创新研究的意义,我们不难发现,技术本质的“过程”隐喻发挥了理论隐喻的这些作用。

作为一种理论隐喻,技术本质的过程论为我们研究技术相关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工具,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技术本质的理论观点,它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于,已有的过程论大多数是从比较宏观的和生产领域谈技术的,我们认为应当从微观的和消费的层次上去补充过程论的技术本质观。具体地说,对于技术本质的解读除了通过分析生产的工艺性过程,即通过研究“构想的技术”、“设计的技术”、“实验的技术”、“生产的技术”、“产业形态的技术”之外,还要通过研究“消费的过程”、“消费的技术”、“商业技术”以及“艺术创造中的技术”等体现“后工业”的技术,来深化技术本质的过程论理解。

四 技术本质的微观解读

“后工业社会”是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不期而至的。在这个时代,技术与生产方式的联系以及技术的社会作用正在发生重要变革,原来的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生活图景可能被以商品消费为中心的图景所替代。后工业社会所展示的电子化的生产图景,为我们理解技术的过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视

角。电子化的生产图景与传统生产图景的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信息技术的更广泛的应用方面。电脑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通讯技术、多媒体技术等电子商务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电子商务对于电子邮件和数字图像的依赖性体现了信息技术的巨大商业功能。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采用的普通邮件的文字信息传递方式,以及普通摄影的图像信息传递方式虽然没有失去应用的机会和价值,但是这两种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传递方式明显地不再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主导。

我们以颇具后现代特点的信息技术的产物:电子邮件(e-mail)、数字摄影(digital photograph)为例来进行技术本质的微观解读。因为电子邮件广泛地存在于生产、消费个体生活方面,而数字摄影不仅广泛应用于因特网,而且具有个体审美的创造性。选择这两个事物为例,也体现了对于技术本质的讨论由宏观进入到微观。国外学者从技术隐喻角度考察了技术的历史发展与历史解读问题,如, Kimberly Cass、Thomas Lauer、Hayles 等人对于技术变革的隐喻性研究,以及媒体转变过程的现象学分析值得探讨。^[8]

我们选择这两个事物作为考察对象的原因还在于,它们本身具备了技术和商品的双重属性。对于这类事物的研究具有后现代的某些意蕴,正如,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波哥曼(Albert borgmann)指出的,“更确切地说,对于生产的道德考察不应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的考察方面,由于生产更体现一种行为过程,因此对于传统的伦理的运用是有益的,这种传统伦理已经在职业伦理、工程伦理、商业伦理、风险评估等领域显露头角。然而,一直没有得到考察的是作为生产的物质结果的产品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深刻地形成了我们的行为。任何一种认为‘社会的物质领域本质上是道德中立的场所’的伦理理论都是错误而无益的;事实上,现代的与当代的伦理学都持这种错误的观点。”^[9]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类事物的细微的考察,不仅可以发现技术伦理方面的特点,而且能够发现技术在微观形态方面表现的多样化的社会本质和人文本质。

从电子邮件和数字摄影这两种事物的名称来看,它们以原来普通邮件与普通摄影为喻体,这种隐喻很直观。然而,我们通过下列二个表中的比较,就可以看出,电子技术导致的电子事物与原来的事物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见附表二、表三。

表格中的本体与其喻体的比较表现的差异性远不止这些,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们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性是相当巨大的,如,在电子商务中,人们对于电子订单与普通信件订单的信誉评价就是不同的,人们对于电子签名和普通信件签名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思考信息技术的本质的重要知识背景。

表格中的本体与其喻体共同点也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相同点是:它们都是一种信息现象,并且这种现象表现了信息技术乃至技术的共同本质:一定的目的在一定的环境中展现,特定的人以其知识和技能为背景,对特定的对象进行操作,工具或机器是不可或缺的,一定的社会文化和工艺程

序制约着操作过程,这个操作过程是指向一定的对象(物的或者精神的),当这种操作达到了目的,一切就归于终结。简言之,微观的“技术过程”包括了下面的几个要素的结合:目的、技能、工具或机器、操作对象、专业知识、社会文化规约、环境、操作者的心理状态。

如果给出一个穷根究底的技术本质的微观解释的话,根据我们所作的分析,可以给出微观的技术本质的描述性的定义:技术本质就是特定的人、物质、能量、信息、社会文化的瞬间互动。

这种微观的解读,实际上是一种情境式的解读。就如同理解音乐技术一样,我们不能把一架静止不动的钢琴叫技术,我们也不能把一个没有进行演奏的人叫技术,只有当一个人位于钢琴旁边,并且以其技能,按照某种曲调的要求,在特定的环境中,展示其身体和心理的特别的状态时,我们才说产生了一种音乐技术。

总之,技术本质的隐喻理解给我们提供了探讨技术本质的广阔的语境;“过程论”的技术本质研究表现为一种理性隐喻方法;沿着这种方法所指出的路径,我们有可能深化对于技术本质的理解,由对于生产过程技术现象的分析转入消费和商品审美过程的技术现象的分析,展示了技术隐喻的微观表现形态,对于这种微观形态的研究使我们给出了技术本质的微观解释。简言之,技术乃人的本质的特殊显现。

表一 直观形式的“隐喻对”

隐喻的本体	隐喻的喻体
源(source)	目标(target)
本事(Origin thing)	喻事(metaphorical thing)
话题(tenor)	载体(vehicle)
意义(meaning)	语境与文本(context and text)

表二 电子邮件的本体与喻体

特点\本体与喻体	普通邮件(喻体)	电子邮件(本体)
制造或应用者	有书写能力与文字能力	有操作计算机能力与一定的网络技术
目的	个人交往或其它社会目的,标的与信件一一对应	个人交往或其它社会目的,标的多样化
载体	可见形状的纸等实物	不可直接观察的电子化的计算机的硬件与软件
发送渠道	邮局、邮递员、户外信箱、邮票	电脑、网络、电子信箱、许可协议、上网协议
社会限制与伦理规范	明确、挥巨大作用	不明确、一定范围作用大
安全性、保密性	强	不强
保存方式与检索	物理空间占用大、不易保存、不易检索	物理占用空间小、容易保存、容易检索
处置方式	烧毁而不能复原	可临时删除而可复原

表三 数字摄影的本体与喻体

特点\本体与喻体	普通摄影(喻体)	数字摄影(本体)
创造者或应用者	具有普通摄影技术	具有数字摄影技术
目的	对特定时空景观的再现,美的瞬间记录等,商业应用性不强	再现景观与艺术加工等,商业应用性强
载体	胶卷、冲卷设备和像纸	数字棒、电脑、打印设备、相纸等
应用范围	留念、一般的新闻、特定的商业领域	留念、几乎所有新闻媒体、极其广泛的商业领域
社会制约与伦理规范	明确的法律制约、比较易操作的伦理规范	模糊的法律制约、不易操作的伦理规范
安全保密	容易	不容易
保存	占有较大空间、不易保存、不易保真复制	占用较小物理空间、易存、易复制性保存
处置方式	物理或化学损坏	极其容易的清除

【参 考 文 献】

[1][7] Ian Mcloughlin. Creative Technological Change [M]. London: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1999. Itroduction.
[2]白丽芳. 儿童隐喻性思维特点及其发展[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4).
[3]王洪刚等. 试论隐喻思维的特点及功能[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2).
[4]郭贵春. 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5]Lakoff. The Contemporary Thory of Metaphor[J]. Metaphor and Thought, 2nd Edition, A. Ortony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 244 - 5.
[6]远德玉. 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A]. 陈凡等主编. 技术与哲学研究(第一卷)[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 50.
[8]Hayles,N. K.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M]. Chicago : The University Press,1999.
[9]Albert Borgmann . Crossing the Postmodern Divid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10.

(责任编辑 董华)